风物

烦恼换鲜花

□何一东

春季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好友来到久闻其名的成都三色路夜市一游。三色路夜市有超200位商家在大约1公里长的路段上摆设摊点，不少为车辆后备箱改造的“后备箱商铺”，还有露营风的帐篷。在“后备箱+露营风”的加持下，三色路夜市迅速成为年轻人口中的浪漫之地，也成为了成都最火夜市之一。啤酒、烧烤、小吃、音乐，使三色路五光十色，令人轻松愉悦。

一家简易的摊位前，围满了不少年轻人。我们凑上去一看，摊位上写着：“烦恼换鲜花”，上面堆放着几十束鲜花，旁边是一面立式镜子。我们感到很新奇，便停下来仔细观看。摊主是一位中年女士，她告诉大家说：“只要在镜子上写一句你自己的烦恼，我们就送你一束鲜花。”很快就有一位漂亮姑娘在镜子上写了：“每天催我真的很烦。”估计是家里人催她早点耍朋友或者结婚吧。女摊主立即递上一束鲜花，说：“祝你开心！”姑娘接过鲜花，灿然一笑：“谢谢！很开心！”

我观察到除了女摊主，旁边还有一位中年男士和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，好像是一家人。我和男士攀谈起来，问他们是不是一家人，这位姓张的先生说确实是一家人。又问他为何免费赠花，他笑了：“我们这是做公益。现在大家工作生活压力大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面临如就业等不少困难，都各有烦恼。你看新闻，有一些人不能正确面对挫折，想不开，寻短见。我们想通过这种形式，让有烦恼的人看到美好，把烦恼写出来，送他们鲜花，心情也愉快一些！”

张先生说，他们一家人每个月来三色路三四次，每次花二三百元买来各色鲜花换“烦恼”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也很愉快。正说话间，张先生的儿子问我写不写一句烦恼，我略一思索，接过笔，在明亮的镜面上写下：“感叹时光如梭。”张先生的夫人笑道：“这也是我的烦恼。”她递过两朵玫瑰花，我接过，站在摊位前，叫好友拍照留念。其他围观者也拿着手机拍，那时刻，我这个大叔，手拿玫瑰花，还真有点羞涩了！

很快，在镜子上写下自己烦恼的年轻人接二连三，尤以女孩居多。她们手捧鲜花，脸上绽放笑容，在璀璨的灯光中，很开心很美！

我想起一位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馆当服务员的姑娘，她才从学校毕业不久，每天面对众多的客人，端盘子掺茶水，忙忙碌碌，十分劳累。但她总是表情柔和，很有礼貌为客人服务。晚上下班，经常都是22点以后。一次，我微信问她下班没有？她过了很久才回复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地铁上睡着了。”我可以想象她工作后的疲惫。我也不止一次，晚上和朋友们聚会后在回家的地铁上，看见一些年轻人在车上打瞌睡，确实，他们为生活奔波，不容易啊！

也是这位姑娘，一次下夜班后，独自在餐馆附近的武成门桥上的地摊处，喝一杯酒放松一下。我看她发朋友圈的视频，换下工作服后，她很清纯漂亮，长长的披肩发在夜风中飘飘然，端着酒杯，妩媚地笑着。那一刻，我很感慨，若论烦恼，她肯定会有不少，但她没有抱怨，而是以良好的心态面对。浅浅的一杯酒，热闹的人群，五彩的霓虹灯，都会让她释放压力，忘掉烦恼，向世界道一声晚安！

说起武成门桥上的地摊，也非传统的地摊了。这是到网红街望平坊的必经之路，短短几十米的桥上，晚上多了一帮穿着打扮很前卫的年轻的“流浪艺术家”，卖饰品、卖花、卖画、卖酒、算命等。我曾多次经过该桥并驻足观赏，也和摆摊的帅哥美女交谈过。他们并不因在桥上摆地摊而有什么难为情和尴尬，有的人是待业青年，不愿“啃老”，而摆地摊挣点生活费；有的人家境富裕，不为生活所迫，但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多一些人生的体验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虽然也有各种烦恼，但都不放在心上。一位卖花的姑娘快收摊时，还会大方地给邻近的摆摊者赠送鲜花。我问她这样不亏本吗？她笑盈盈道：“没事啊，卖不完拿回家也不新鲜了，送给他们，大家都开心哦！”看见姑娘的笑脸，我感觉自己也多了几分快乐。

漫步在三色路夜市，众多摊主皆是热情待客，游人也是满脸喜悦，看稀奇，品美食，乐在其中。在一家烧烤摊前，中年女摊主始终洋溢着笑脸，动作娴熟地给客人烧烤食物。几位年轻女游客买了几串香喷喷的烤土豆后，一位女游客又取出一串递给女摊主：“姐姐你辛苦了，请你也吃。”女摊主笑容灿烂：“谢谢谢谢，你们吃吧！”女游客坚决要女摊主收下，盛情难却，女摊主很感动：“哈哈，好！我吃，谢谢你！”看见这一幕，我们都被打动了！人与人的快乐和谐相处，才会让我们忘却烦恼，生活充满阳光！

地方

在距离金堂县城南38公里处，五凤溪古镇倚龙泉山、临沱江，是成都十大古镇中唯一的山地古镇；汉唐时期就是成都重要的水陆码头，巅峰时运往成都的货物半数都要由此经过。它因移民而兴，是“湖广填四川”历史最好的亲历者，古镇上至今还保存着各式各样的移民会馆和古建筑。

五凤溪会馆

五凤溪：半边山江半边城

陆离 文/图

石城黄水孕古镇

五凤溪地名的由来，流传着一个传说：相传玉帝的五仙女因贪恋此间的自然美景，不愿再回天上宫廷，变成了五只凤凰守护此地。山民为纪念这五位赐福的仙女，就把这个场镇叫做“五凤溪”；古镇的五条街道也均以“凤”命名，分别是金凤街、青凤街、小凤街、白凤街和玉凤街。

《金堂县志》中的记载则表明“五凤溪”地名由来与地理位置有关：“石城山（即云顶山）自黑凤寺以下，山抱屈曲，由北而南而东，周围五十里，一路尖峰排列，瘦削逼人，遥望之若冲霄五凤，破空而出。五凤之间，有一黄水河，终年水色透明，流动缓慢，故名五凤溪。”

《金堂续志》卷一“疆域”中记载五凤溪于清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年）建乡，但早在汉时，五凤溪就是沱江上重要的水陆码头。蜀汉时期，成都到川东方向就已形成了一条非常繁华的古道，史称东大路。东大路有中线、北支线和南支线，其中北支线从成都双桥子出发，经洛带至五凤溪，再连接沱江水域，商品货物及朝廷文书往来不绝；前蜀时期，五凤码头已是成都货物集散的重要码头，设横渠镇，宋代更名为柳溪镇；明代中期，改柳溪镇为王家场，因龙泉驿建立驿站，朝廷文书遂改道往来，但水运货物依旧多从此地运往成都；清代中叶，五凤溪是川西第一大码头，因而有民谣说：“五凤溪一张帆，要装成都半城盐；五凤溪一摇桨，要装成都半城糖。”

半边山江半边城

五凤溪素来有“半边山江半边城”之称，这是因为如果从高处俯瞰五凤溪，“金青小白玉”五条街道都顺山势、沿河道而建。蜿蜒曲折、高低错落的龙泉山脉和黄水河共同构成了古镇三面临山、一面临水的地理格局。

其中白凤街一面靠山，一面临崖，宽处两排房，窄处一排房，因而又被称为“半边街”。半边街长约462米，旧时是西往成都的通衢大道，街区内多客栈、饭馆、酒店，至今保存较好的古建筑有“五福楼”“观音堂”等。

五凤溪码头形成之初，不过有几间“幺店子”而已。随着沱江航运的发展，五凤溪码头日渐兴盛，市井繁华，商贾云集，货物集散，人流如织。善捕商机的客栈老板们，在街巷广建客栈客舍，迎八方宾客。据说，当年五凤溪的大小客栈多达三四十家，最有名的是西园、同德和、五福楼三家。其中，五福楼客栈位于半边街，是一间依山傍崖的四合院。天井四周除北向有一敞厅外，均设客房。客房虽然狭小，但却能让长途跋涉的客商享受暂时的休憩。

半边街的观音堂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占地面积300平方米，在半边街算是规模恢宏的建筑了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分别是观音的圣诞日、成道日、出家日，过去每逢这三个节日，古镇周边信佛的善男信女都会到这里来参加庙会，途经此地的客商往往也会虔诚敬香，以求一路顺利。

会馆中的历史印记

会馆内景

从明末清初开始，由于战乱、瘟疫、饥荒笼罩，使得昔日的“天府之国”迅速凋敝，以至于清初时已是“十室九空”。清政府为恢复四川的元气，掀起了历时百余年的“湖广填四川”。这也使五凤溪成为移民古镇。至今古镇上留存的历史古迹关圣宫、南华宫等都与移民有关。

五凤溪的众多古建筑中，最为知名的当属关圣宫。关圣宫建于清康熙年间，距今约300年历史。关圣宫由玉凤街登42级石梯方可进得大门，其建筑主体坐北朝南，四合院式，方形布局，居高临下，显得庄严肃穆。正殿高大雄伟，廊柱粗壮威严，殿顶宝顶映日，翘角企天，是成都周边地区目前保存最好的关圣宫之一。

关圣宫各地皆有，但五凤溪的关圣宫却着有独特之处，不仅是规模宏大，更为突出的是“馆中套馆”的规制。据考证，“湖广填四川”时期最早进入五凤溪的是湖广人，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湖广会馆“禹王宫”。随后陕西移民也大批涌入五凤，他们也想在此地修建一个会馆。经过再三考察后，陕西人发现湖广会馆“禹王宫”所在地坐北朝南，前临黄水河、后依玉凤山，是一块风水宝地。于是陕西人便与湖广人商量，欲在湖广会馆的外围再建一个陕西会馆，湖广人欣然同意。陕西会馆修好以后，因会馆内供奉关羽被称为“关圣宫”，但大门口仍贴着湖广会馆“禹王宫”的一副对联——“神身为万国九州主，人自三湘七泽来”，以示两座会馆之间的友好，这种“馆中套馆、宫中套宫”的建筑格局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除了湖广人的“禹王宫”、陕西人的“关圣宫”，五凤溪的移民会馆还有江西会馆“万寿宫”、广东会馆“南华宫”。“万寿宫”是江西人于清代雍正年间集资修建的，当年的会馆占地2000多平方米，后来还在此成立了“五凤溪女子学校”。1920年，美国教会租下江西会馆部分房屋兴办基督教堂，取名“福音堂”，因此我们今天在五凤溪古镇看到的教堂便是曾经的江西会馆。

广东会馆“南华宫”位于青凤街靠近黄水河的尾端，地势开阔，坐东朝西，与关圣宫隔溪对望。当年广东移民比其他移民晚到五凤，在五凤溪这个狭小的空间，好的地势都被其他移民先占有了，广东移民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将“南华宫”建于此地。虽然从风水上说，“南华宫”可能不及“关圣宫”，但“南华宫”的整体建筑面积和体量规模为五凤之首，充分反映出广东移民的实力和气魄。“南华宫”和其他会馆一脉相承，传递的都是会馆文化，但在正殿有一副对联歌颂的是文昌帝君“天上六星明共仰千秋炳耀，人间七曲峙长司万古文章”。在道教文化中，文昌帝君所主管的是文化和教育，这也说明了广东移民在重视经营的同时还重视教育。

码头文化与“新心学”

川西有三大码头，分别是五凤溪、洛带和淮口，其中五凤溪是川西第一大水陆码头，因此有民谚说：“运不完的五凤溪、搬不空的甑子场（洛带）、装不满的成都府”。五凤溪的兴盛离不开码头，自然也催生了当地特色的码头文化，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沱江号子和王爷庙。

沱江航运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变得日渐重要而发达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数年，驱动船只前进的主要动力仍是来自船工们拉纤产生的动力。五凤溪作为沱江的水陆码头，自然也有许多人靠拉纤为生。在船过急流险滩时，为了步伐一致、配合默契、鼓舞干劲，船夫们吼出“嘿哟、嗨哟”的吆喝声，并逐渐发展成调，于是产生了沱江船工号子。

在五凤溪古镇的八大行帮中，船帮是最大的行帮。他们在码头附近的临江高地修筑了气势恢弘的王爷庙，每年六月六都会举行盛大的龙王会，集结船工敬神祈福。王爷庙不仅是五凤溪码头文化的代表，这里也曾走出过一位影响世界的哲学家，那就是建立了“新心学”思想体系、被誉为“东方黑格尔”的贺麟。1929年秋，贺麟之父贺松云在王爷庙内创办了“五凤乡小学校”，延聘唐吉裳、杨汝明、杨紫东等宿儒任教，培养出了贺麟（清华）、贺玉阶（北大）、贺守之（北大）、贺蕴章（西南联大）等高材生，可以说贺麟的求学之路就是从王爷庙（五凤乡小学校）起步的。后来该校的校歌歌词：“山有五凤，水有沱江，江流万里入海洋……”就是贺麟为母校撰写的。

人物

同乡与同僚

□田向文

苏东坡与陈希亮是眉山同乡。二人的家距离很近很近的，只有几十里的路程，打雷刮风听得见，落雨飘雪看得见。苏东坡年轻，是为晚辈；陈希亮老矣，是为长辈。

苏东坡与陈希亮在同一个地方：陕西凤翔府做官。苏东坡为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判官；陈希亮任知府，主管一方军政。大理评事是一个七八品的官员，名义上的职务，虚衔不入流矣！签书凤翔判官也只是一个地方办公室主任。知府是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比起大理评事也好，签书判官也罢，那是高了好几个级别的。

苏东坡签书凤翔判官，是其仕途的起点，这一年他26岁。第二年，原知府宋选调走了，陈希亮接任。苏东坡与陈希亮，同乡又同僚，针尖对麦芒——故事开始了。

其实苏东坡签书凤翔判官，那是以京官身份辅助州官，就算不入流，也是钦点，就好比现在的“空降”。更何况他曾在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”的制科考试中斩获上等。说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小吏见东坡做事亲力亲为，尊称他为“苏贤良”，刚好让陈希亮听到了。陈希亮大为生气，黑着脸就骂那个小吏：“一个不入流的判官有什么贤良可称？”完后，还命人打了小吏的屁股。这，这，这，虽然打的是小吏的屁股，实则是在打苏东坡的脸。苏东坡当时是脸色变青、变白、变红、变黑，尴尬加愤怒。

尤令苏东坡记恨的是，当时他的文名已是众人都知道的，多篇诗文流传，就连当朝大官人都钦佩他三分。可他每次撰写的公文，陈希亮都不满意，要不是删改，要不就是让他重写，说成鸡蛋里挑骨头也不为过。

士可杀不可辱！这伤自尊的事，长久这样，令谁也会生出愤愤之心，变成一只愤怒的小鸟。苏东坡开始寻找“报复”的机会。

不久陈希亮修建了一座高台，美其名曰：凌虚台，然后就命苏东坡为此台写一篇记。这可是巴结老领导的机会，一般人都会利用好，尽写歌颂之词，把死马当作活马，把狗尾草说成牡丹花。可苏东坡没有，他是利用此机会巧妙了一番陈希亮。限于篇幅，这里节选几句：

“……物之废兴成毁，不可得而知也……废兴成毁，相寻于无穷，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，皆不可知也……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，而况于人事之得丧，忽往忽来老欤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，则过矣。盖世有足恃者，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。”

可与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。苏东坡的这篇《凌虚台记》是很有格局的一篇杂文，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叫板陈希亮。与上级叫板，后果自然是要挨耳光的。但这次陈希亮却一反常态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笑对人曰：“吾视苏明允（苏父苏洵）犹子也，苏轼犹孙也。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，以其年少暴得大名，惧夫满而不胜也，乃不吾乐耶！”陈希亮仅仅比苏洵大七八岁，口气也太大了点。他命人将《凌虚台记》一字不差地刻于碑上，以警示更多的人。

凌虚台。苏轼题。

直到多年以后，经历了太多风雨、太多坎坷、太多挫折的苏东坡终于恍然大悟，陈希亮对他的非难与敲打，是一种博大的爱护。“屡与公争议，至行于言色，已而悔之。”只是那时，陈希亮已作古了。

同乡又同僚，一个晚辈，一个长辈；一个下级，一个上级；同一个大院，同一个办公室做事的人……下级在上级面前，多说说故乡的乡土风俗人情，多美言政德，上面听了自是会对下级生出无限的好感。于是乎，下级偶尔在工作上有些许纰漏，上级也会念及同乡规则，睁只眼闭只眼。这般的“同乡规则”通行得多了，社会也就心领神会……如此循环往复，其乐融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苏东坡也就不是苏东坡了，陈希亮也就不是陈希亮了。

生活

三斤胡豆

□庞惊涛

拓荒地的胡豆今春大丰收，让父母亲既喜又忧。

喜欢自不待言：地之所出倍于人之所劳，蔬果惠人，过手皆喜。忧的是，我们自家几口，即使顿顿海吃，也无法全部消耗。于是母亲又拿出几十年乡居邻处的经验，把多余的胡豆分成一小包一小包，分送我们的左邻右舍。

晴天催熟。连续几天好日头，让最后一片地的胡豆都全熟了，父亲和母亲商量着将它们摘回家，除了分包送人外，也拿一些到集市上去卖。

早起出门开会，我见母亲在相邻两个小区的一个小广场剥胡豆，一大背篓的胡豆似乎只卖了一小半，我便叮嘱她早点回去，被大日头晒久了担心中暑。

母亲停下手里的活，有些炫耀地跟我说：“刚才有个男的，过来给了我100元，说是要买3斤，让我剥好了，他等会来取。”

我心想，还是好人多啊。但同时也不忘提醒她：“你找人家钱了吗？”

“找了，我备了100元的零钱，找他82元，这个错不了，你放心。”我因为着急开会，也就没有和她继续细聊，只再次叮嘱她早点回去后就走了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我开完会回来，路过小广场，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小广场上，正在向人流最多的两个路口张望，扭头看见我，遇到救兵一样，絮絮地说：“急死人了，上午要3斤胡豆那个人，我都等了他3个小时了，就是不来拿胡豆，你说咋办？”

我一面将母亲让到阴凉处——正午的日头实在太毒了，一面安慰道：“你知道他是哪个小区的吗？”

母亲说她不知道，这个小广场过往的买菜人至少来自3个小区，以这种方式找人纯属海底捞针。同时，我没有给她设置微信和支付宝收款方式，通过这种方式找人的可能性也没有了。我想起昨晚偶然刷到的“成都蛋烘糕奶奶”视频，便劝她跟我回家，不等了。“兴许人家就是体谅你一个80岁的老人卖菜的难处，付了钱而不来拿胡豆了。”

母亲一面絮絮着“还是好人多”，一面收拾背篓和秤，和我回家。走了几步，母亲停下来，对我说：“不行，人家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能辜负了人家的信任，你先回家，我再等等，这胡豆一定要给人家。”

“大中午的，人家兴许已经在吃午饭了，即使要等，下午再来吧！”我劝母亲，她不听。然后把那张百元大钞和剩下的零钱塞到我手里，让我回家吃饭，然后喊父亲来换她。

母亲在她认为的原则问题上的固执，我是深深知道的。我只好让步，让她在树荫下等。转头，我将那张被她裹成圆筒的百元大钞展开、折好。烈日下，这张百元大钞纤毫毕现，纹路清晰。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便从钱包里拿出我准备用来给地铁卡充值的一张百元大钞，两下比对，当即明白，母亲收到的这张百元大钞是假币无疑。

愤怒和心痛交织，让我一下呆在原地。

开始以为是个美好的人间故事，谁知道还是没逃过人性本恶的诅咒。一个80岁卖菜老人的善良和单纯，被3斤胡豆的谎言和巧妙骗局充分利用了。一张假钞，不仅骗走了母亲的82元真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骗走了母亲一上午对“所谓好人”的等待，和这个社会“还是好人多”的信任。

我转过身，看着树下继续张望着两个路口的母亲，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：

告诉她真相，让她对这个社会可能存在的坏人和骗局多一点防备，但同时，“好人多”的信念从此幻灭？

将我这张真的百元大钞替换下来，继续让这个“三斤胡豆”的好故事存在，继续让母亲相信善良和单纯的价值？

日头猛烈，心意彷徨。这个暮春的正午，我就这样被这三斤胡豆难住……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蒋蓝 范湘鸿 美术编辑：肖凤